

# 神戸市外国語大学 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 Commentaries on the zhongguo xiaoshuo shilüe (lu-xun's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X V)

メタデータ	言語: jpn 出版者: 公開日: 2000-11-30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中嶋, 長文, Nakajima, Osafumi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a href="https://kobe-cufs.repo.nii.ac.jp/records/1457">https://kobe-cufs.repo.nii.ac.jp/records/1457</a>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ShareAlike 3.0  
International License.



# 中國小說史略考證 第十五（續）

中 島 長 文

## 第十五篇 元明傳來之講史（下）

<sup>9</sup> 總上五本觀之、以至故亦未可輕信矣

二三十一〇

この部分は寫印本「大略」では該當する部分がない。訂正版で後半部分にかなり加筆改訂がなされたので鉛印本「大略」以降第七版までとは違う。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引用部分、「遂既不堪覆瓿」の「既」は第三版でそう作つたので、鉛印本「大略」から合訂一版までは「幾」に作る。これは後引の原文に見られる如くもと「幾」なので二版以前に戻すべきである。「當是後起、非古本所有。」を鉛印本「大略」は「古本固不如是。」に作り、初版で現行の如くになつた。その後の部分、鉛印本「大略」より第七版まで次のように作る。「其成書年代、殆在嘉靖中（一五二二）一五六六）、設郭本所據舊本」列施名、則其人當生成化至正德（一四六五—一五二二）之際（詳見「胡適文存」三）。後人見繁本題施作羅編、未及悟其依託、遂或意爲次第、定耐庵生元代、而貫中爲其門人。」ただ鉛印本「大略」は

「其」を「而」、「殆」を「蓋」に作る。「胡應麟亦信所見『水滸傳』小序」以下の文は訂正版での補筆である。

「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第四講云、『水滸傳』有許多人以爲是施耐庵做的。因爲多于七十回的『水滸傳』就有繁的和簡的兩類、其中一類繁本的作者、題着施耐庵。然而這施耐庵恐怕倒是後來演爲繁本者的托名、其實生在羅貫中之後。後人看見繁本題耐庵作、以爲簡本倒是節本、便將耐庵看作更古的人、排在貫中以前去了。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四二云、此書所載四六語甚厭觀、蓋主爲俗人說、不得不爾。余二十年前所見『水滸傳』本、尙極足尋味、十數載來、爲閩中坊傍刊落、止錄事實、中間游詞餘韻、神情寄寓處、一概刪之、遂幾不堪覆瓿。復數十年、無原本印證、此書將永廢矣。余因嘆是編初出之日、不知當更何如也。『小說舊聞鈔』引、但脫「矣」字。

魯迅は胡應麟のこの記述をもとに文簡本先行説を打出してゐる。胡氏が見た本が「若百十五回簡本」という條件つきながらではある。しかし胡應麟の文を卒然と讀めば、二十年前の書がなお極めて鑑賞に耐えうるものであったのに、福建の本屋が事實のみを止めてその他を削り興味索然とした本にしてしまつたというのだから、福建刊本は當時通行の文簡本であり、二十年前に讀んだものがむしろ味讀に耐える文繁本で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になろう。ただ魯迅の考えは「水滸傳」なるものは8にも見えるようにもともと種々の「水滸」故事の寄せ集めによつて成つたとする所から、簡から繁へという過程が自然だと感ぜられたのであろう。(鄭振鐸なども同様の考え方である。「水滸傳的演化」參照。一九二九年九月『小說月報』第二〇卷第九號、後『中國文學論集』民國二三年、『中國文學研究』一九五九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鄭振鐸文集』収録) それに對して胡適が「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傳序」(一九二九・六・二三) で異議を唱えた。

胡適「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傳序」三云、但據胡應麟所說、十六世紀的晚年、閩中坊賈刻有刪節本的「水滸傳」。(其說引

見上文）鄧之誠先生「骨董瑣記」卷二引金壇王氏「小品」說、

此書每回前各有楔子、今俱不傳。予見建陽書坊中所刻諸書、節縮紙板、求其易售、諸書多被刊削。此書亦建陽坊翻刻時刪落者。

每回前各有楔子、是不可能的事。此與周亮工「書影」所說「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引其首」、同是以訛傳訛、後文我另有討論。王彥泓所記建陽書房刪削「水滸」事、可與胡應麟所記互相印證、同是當時人士的記載。此種刪節的「水滸傳」、我們現在所見的、有百十五回本、有百二十四回本。雖未見而知道的、有百十回本。這些本子都比李卓吾批點本簡略的多。魯迅先生稱這些本子爲「簡本」、但他不信百十五回本就是胡應麟說的閩中坊貢刪節本。他以爲百十五回簡本「文詞蹇拙、體制紛糾、中間詩歌亦多鄙俗、其是草創初就、未加潤色者。雖非原本、蓋近之矣。」魯迅主張百十五回簡本的成就「殆當先於繁本」。他的理由是「以其用字造句、與繁本每有差違、倘是刪存、無煩改作也」。

魯迅先生所舉的理由、頗不能使我心服。他論金聖歎七十回本時、曾說、

然文中因刪去詩詞而語氣遂參差者、則所據殆仍是百回本耳。

這可見「倘是刪存、無煩改作」之說不能完全成立。再試看我所得的百二十四回本刪節更厲害了、但改作之處更多。如魯迅所引林沖雪中行沽的一段

在百回本（日本翻明本）有六百零一字（百二十回本同）

在百十五回本  
有二百四十八字

在百二十四回本  
只有一百四十一字

可見百二十四回本是刪節最甚的本子，然而這個本子也很分明的改作之處。如林冲在天王堂遇着酒生兒李小二、小二夫妻在酒店裡盜聽得陸虞侯同管營差撥的陰謀，他們報告林冲，勸他注意，林冲因此帶了刀，每日上街去，尋他的仇人，以後才是接管草料場的文章。這一大段在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裡都二千字之多，在百十五回本裡有一千一百多字。但在百二十四回裡，李小二夫妻同他們的酒店都沒有了。只說有一天，一個酒保來請管營與差撥吃酒，他們到了店裡，見兩個軍官打扮的人，自稱陸謙·富安，把高太尉的書信給管營與差撥看了，他們定下計策，分手而去。想全文只有三百五十多個字。故若添上李小二夫妻的故事，須有一千一百到二千字。若刪了他們，改造一番，三百多字便够用了。這可見刪節也往往正有改作的必要，故魯迅先生「刪存無煩改作」之說不能證明百十五回本之近於古本，也不能證明此種簡本成於百回繁本之先。俞平伯先生也主張此說，同一錯誤。

今日市上最風行的每頁插圖的節本小說多種，專爲小孩子和下流社會做的，俗名「畫書」。每頁上圖畫差不多佔全頁，圖畫上方印着四五十個字的本文，其中有「水滸傳」、「西遊記」、「薛仁貴征東」等等，刪節之處最多，有時因刪節上的需要，往往改動原文，以便刪節。看了這些本子，便知「刪存無煩改作」之說是不能成立的。

故我主張，百十回本和百二十四回本等等簡本大概都是胡應麟所說的坊賈刪節本。其中從誤走妖魔到招安後征遼的部分和後文征方臘到卷末，都是刪節百回郭本的。其中間插入征田虎王慶的部分，是採用百回郭本以前的舊本（上文叫做Y本）的。加入這兩大段，又不會刪去征遼一段，便止百回了。故有百十回到百二十四回的參差。

胡適の論點は「（文簡本が文繁本から）削除されて出来たのであればわざわざ改作するには及ばない」という魯迅の説に限られていて、文繁本が文簡本に先行するという積極的な論據を述べ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しかしこれは文簡本先行説に反対する先聲であり、その後日本の學者の細部に涉る検討から、今では文簡本先行説は否定され、文繁本を

もとに刪除を加えて文簡本が成立したというのが定説になつてゐる。白木直也「水滸傳」の渡來と文簡本」（「東方學」第三六輯昭和四三）、大内田三郎「水滸傳」版本考」（「天理大學學報」第八十集）なお胡氏文中の俞平伯の論文は「論水滸傳七十回古本之有無」（「小說月報」第十九卷第四號・民國一七。後「雜伴兒之二」収）である。

高儒「百川書志」本篇6引。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四一 第一四篇3引。又云、世傳施號耐庵、名字竟不可考。友人王承父、當戲謂是編南華太史合成。余以非猾胥之魁、則劇盜之靡耳。施某事見田叔禾西湖志餘。

吳梅「顧曲麈談」卷上云、「幽闈」爲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卽作「水滸傳」之耐庵居士也。又卷下「談曲」幽闈、荊釵、琵琶三種文末云、（按施君美名惠、字耐庵、水滸記亦其手筆云。）民國五年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徐復祚「三家村老委談」云、……曰、渠「宋江」兄弟一百八人、何云三十六也。曰、三十六正史所載、一百八施君美（或云羅貫中）「水滸傳」所載也。當以史爲正。曰、其所至處無堅不摧也、有諸。曰、此君美因「橫行河朔」四字描寫其無敵之狀、不盡然也。（中略）征遼有乎。曰、宋方與金比而爲難于遼、童貫一出而敗于白溝、旋以童貫・蔡攸統兵十五萬應金夾攻遼而已、未嘗征遼也。征方臘有乎。曰、有之、而功不出于江也。然則「水滸」謬乎。曰、征遼、征臘、後人增入、不盡君美筆也。卽君美之傳「水滸」、意欲供人說唱、聳人觀聽也、原非欲傳信作也。（後略）北京圖書館藏清傳抄本、朱一玄・劉統忱編「水滸傳資料匯編」一九八一年百花文藝出版社所收。蔣瑞藻「小說考證」續編卷三「元宵鬧」に「懷香樓問話」を引いて「元宵鬧雜劇 無名氏撰。衍施君美「水滸傳」盧俊義事、闕目悉合。」と言つても、吳梅の説も甚く所は徐復祚のこの記事であろう。

<sup>10</sup> 四曰七十回本「水滸傳」以至而已

寫印本「大略」一二云、三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七十回、有自序一篇題東都施耐庵撰、爲金人瑞所傳。自云得古本、

只七十回、於宋江受天書之後、即盧俊義夢衆人俱爲嵇叔夜所縛終、而指招安以下爲羅貫中續、斥爲惡札。其書與郭本無大異、第略有增易、而刪駢語特多、殆即出聖歎手。田汝成西湖遊覽志云、「此書出宋人筆、近日金聖歎自七十回之後斷爲羅所續、極口詆羅、復僞爲施序於前、此書遂爲他有矣。」其以爲宋人作雖誤、而云聖歎始斷爲羅續則近之。故所謂得「古本」、所謂「舊時水滸傳、販夫皂隸都看、此本雖不會增減一字、却與小人沒分之書者」、殆皆爲激動讀者、堅其信仰而設者也。今名之曰金本。文中田汝成の「西湖遊覽志」を引く部分は、鉛印本「大略」での訂正に見られるように、もと周亮工の「書影」の文であつて、田汝成の言葉は「此書出宋人筆」にしかからない。これも周亮工が「西湖遊覽志餘」二五の「錢塘羅貫中本者南宋時人」を言いかえたにすぎない。

鉛印本「大略」と「史略」に異同は殆どない。「全夥被縛于張叔夜終」の「張」は、張叔夜、字は稽仲である所から、嵇康と紛れたせいか寫印本から第十一版まですべて「嵇」と誤り、三八年版全集ではじめて訂された。「你說你說！」の感嘆符は鉛印本にはあるが初版で落ち、七三年版全集で再び附加された。段末で百回本の引用の最後の「云々」は訂正版で附加された。

「小說的歷史的變遷」四云、到清初、金聖歎又說「水滸傳」到「招安」爲止是好的、以後便很壞。又自稱得着古本、定「招安」爲止是耐庵作、以後是羅貫中所續、加以痛罵。于是他把「招安」以後都刪了去、只存下前七十回——這便是現在的通行本。他大概并沒有什麼古本、只是憑了自己的意見刪去的、古本云云、無非是一種「託古」的手段罷了。但文章之前後有些參差、却確如聖歎所說、然而我在前邊說過、「水滸傳」是集合許多口傳、或小本「水滸」故事而成的、所以當然有不能一律處。況且描寫事業成功以後的文章、要比描寫正做强盜時難些、一大部書、結末不振、是多有的事、也不能就此便斷定是羅貫中所續作。

金聖歎「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三序」云、施耐庵「水滸」正傳七十卷、又楔子一卷、原序一篇亦作一卷、共七十二卷。(中略)吾旣喜讀「水滸」、十一歲便得貫華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鈔、謬自評釋、歷四五六七八月、而其事方竣、即今此本是已。(下略)

又「宋史目」云、侯蒙欲赦宋江使討方臘、一語而八失焉。(中略)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如侯蒙其人者、亦幸而遂死耳。脫真得知東平、惡知其不大敗公事、爲世戮笑者哉。何羅貫中不達、猶祖其說、而有續「水滸傳」之惡札也。

周亮工「書影」一、第十四篇3已引。

胡適「水滸傳考證」一云、這部新本「水滸」(民國九年商務印書館汪原放校點排印本)的好處就並且文法的結構與章法的分段來代替那八股選家的機械的批評。則如第五回瓦棺寺一段、

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吃了一驚

金聖歎批道、「寫突如其實、只用二筆、兩邊聲勢都有。」

跳身起來便道請師兄坐同吃一盞智深提着禪杖道你這兩個如何把寺來廢了那和尚便道師兄請坐聽小僧

聖歎批道、「其語未畢。」

智深睜着眼道你說說

聖歎批道、「四字氣忿如見。」

說在先敝寺……

聖歎批道、「說字與上「聽小僧」本是接着成句、智深氣忿在一邊夾着「你說你說」耳。章法奇絕、從古未有。」

現在用新標點符號寫出來便成、

智新走到面前，那和尚吃了一驚，跳起身來便道、「請師兄坐、同吃一盞。」智深提着禪杖道、「你這兩個如何把寺廢了！」那和尚道、「師兄請坐、聽小僧——」智深睜着眼道、「你說！你說！」「——說，在先敝寺……」

這樣點讀，便成一片整段的文章，我們不用加什麼恭維施耐庵的評語，讀者自然懂得一切忿怒的聲口和插入的氣話，自然學得這是很能摹神的敘事，並且覺得這是敘事應有的句法，並不是施耐庵有意要作「章法奇絕、從古未有」的文章。

金聖歎的「水滸」評，不但有八股選家氣，還有理學先生氣。

寫印本「大略」一二云，上述三本（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回本、金本），大抵愈後者愈細密，而聖歎所歎賞之佳處，殆節聖歎所改定，今舉「魯智深火燒瓦官寺」中之一節以見大概。

(一) 原本「第六回」

智深……只見後面有人嘲歌。智深提

禪杖出來看時，只見一個道人、

(二) 郭本「第六回」

智深只聽的外面有人嘲歌。智深洗了

手，提了禪杖，出來看時，破壁子裏

(三) 金本「第五回」

智深只聽得外面有人嘲歌。智深洗了

手，提了禪杖，奔去不及，破壁子裏，

手內提着魚肉酒，口裏嘲歌唱道、

也是荷葉蓋着，口裏嘲歌唱道、

道

也是荷葉蓋着，口裏嘲歌唱着唱道

也是荷葉蓋着。口裏嘲歌唱着唱

腰繫雜色綵，腳穿麻鞋，挑着一擔兒，一頭是一個竹籃兒，裏面露些魚尾，並荷葉托着些肉，一頭擔着一

衫，腰繫雜色綵，腳穿麻鞋，挑着一擔兒，一頭是箇竹藍兒，裏面露些魚尾，並荷葉托着些肉，一頭擔着一

你在東頭我在西、

你無男子我無妻。

我無妻時猶自可、

你無夫時好孤惱。

你在東時我在西、

你無男子我無妻。

我無妻時猶間可、

你無夫時好孤惱。

你在東時我在西、

你無男子我無妻。

我無妻時猶間可、

你無夫時孤惱。

那幾個老和尚趕出來、

指與智深道這箇道人、便是飛天夜叉

丘小乙。智深見指說了、便提着禪杖、

隨後跟去。那道人不知智深在後面跟

來、只顧走入方丈後牆裏去。智深隨

即跟到裏面看時、見綠槐樹下、放着

一條桌子、鋪着些盤擆、三箇盞 三

一條卓子、鋪着些盤擆、三箇盞 三

雙筋子、當中坐着一箇胖和尚、生得

眉如漆、刷臉似墨裝、脰膚的一身橫

肉、胸脯下露出黑肚皮來。邊箱坐着

一箇年幼婦人。那道人把竹藍放下、

藍放下、也去坐着。智深走到面前、

和尚喫了一驚、跳起身來、便道、請師父同喫

了一驚、跳起身來、便道、請師父同喫

便曰、請師父同吃一盞。

那道人不知智深在後跟來、只顧走入方丈後去、智深跟到裏面看時、見綠陰樹下、放着一張桌子、鋪着盤饌、當中坐着一箇胖和尚。

一邊廂坐着箇年少婦人。那道人把竹藍放下、也去坐着。智深走到面前、和尚喫了一驚、跳起身來、便道、請師父同喫便曰、請師父同吃一盞。

智深曰你這兩個、如何把寺壞了。

那和尚曰、師兄聽小僧說、

在先敝寺、田庄廣有、僧衆也多、只被廊下那幾個老和尚飲酒撒濺、把寺廢了。……

11 至于刊落之由、以至賞心居士序

寫印本【大略】二云、若刊落之故、則大半由于歷史之關係、胡適說、「聖歎生在流賊遍天下的時代、眼見張獻忠李自成一班強盜流毒全國、故他覺得強盜是不能提倡的、是應該口誅筆伐的。」（水滸傳考證）

又云、今又有續水滸傳四十九回、亦名征四寇（遼、田虎、王慶、方臘）。即原本第六十六回以後之文、疑其行世當在金本盛傳之後。以文筆論、郭本遠勝於舊、而當時蓋與金本並行、人所習見、不能截取以補七十回之缺、惟原本較晦、故遂取其後半爲續傳矣。

鉛印本「大略」と「史略」の異同は「七十回之後以行矣。」を鉛印本では「七十四本之後以行、」に作り「回」を「四」に誤まる。又「其卷首」を「卷前」に作る。

「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第四講云、至于金聖歎爲什麼要刪「招安」以後的文章呢？這大概也就是受了當時的社會環境底

兄坐、同喫一盞。智深提着禪杖道、你這兩箇如何把寺來廢了。那和尚便請坐、聽小僧說。智深睜着眼道、你說你說。那和尚道、在先敝寺、十分好箇去處、（餘同下文）廊下那幾箇老和尚、喫酒撒濺、將錢養女、長老禁約他們不得、又把長老排告了出去、因此把寺來都廢了。……

影響。胡適之先生說、「聖歎生于流賊遍天下的時代、眼見張獻忠、李自成一般強盜流毒全國、故他覺強盜是不應該提倡的、是應該「誅筆伐的」。這話很是。就是聖歎以為用強盜來平外寇、是葬不住的、所以他不願贊宋江立功的謠言。

胡適「水滸傳考證」五云、這部七十回的「水滸傳」處處「褒」強盜、處處「貶」官府。這是看「水滸」的人、人人都能得着的感想。聖歎何以獨不能得着這個普遍的感想呢？這又是歷史上的關係了。聖歎生在流賊遍天下的時代、眼見張獻忠李自成一班強盜流毒全國、故他覺得強盜是不能提倡的、是應該「誅筆伐」的。聖歎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故能賞識「水滸傳」。但文學家金聖歎竟被春秋筆法家金聖歎誤了。他賞識「水滸傳」的文學、但他誤解了「水滸傳」的用意。他不知道七十回本刪去招安以後事正是格外反抗政府、他看錯了、以為七十回本既不贊成招安、便是深惡宋江一班人。所以他處處深求「水滸傳」的「皮裏陽秋」、處處把施耐庵恭維宋江之處都解作痛罵宋江。這是他的根本大錯。

(中略、見本篇12所見)

聖歎自序在崇禎十四年、正當流賊最猖獗的時候、故他的評本努力要證明「水滸傳」「把宋江深惡痛絕、使人見之真有狗彘不食之恨」。但「水滸傳」寫的一班強盜確是可愛可敬、聖歎決不能使他們相信「水滸傳」深惡痛絕魯智深武松林冲一班人、故聖歎只能說「「水滸傳」獨惡宋江、亦是穢厥渠之意、其餘便饒恕了」。好一個強辯的金聖歎！豈但「饒恕」、檢直是崇拜！

聖歎父親見明末的流賊僞降官兵、後復叛去、遂不可收拾。所以他對於宋史侯蒙請赦宋江使討方臘的事、大不滿意、故極力駁他、說他「一語八失」。所以他又極力表章那沒有招安以後事的七十回本。其實這都是時代的影響。雁宕山樵當明亡之後、流賊已不成問題、當時的問題乃是國亡的原因和亡國遺民的慘痛等等的問題、故雁宕山樵的「水滸傳」極力寫宋南渡前後那班奸臣誤國的罪狀。寫燕青冒險到金兵營裡把青子黃柑獻給道君皇帝。寫王鐵杖刺殺王甫楊戩梁師成

三個奸臣。寫燕青李應等把高俅蔡京童貫等邀到營裡、大開宴會、數說他們誤國的罪惡、然後把他們殺了。寫了金丘、掠平民、勒索贖金。寫無恥奸民、裝做金兵模樣、幫助仇敵來敲吸同胞的脂髓。這更可見時代的影響了。

這種種不同的時代發生種種不同的文學見解、也發生種不同的文學作物——這便是我要貢獻給大家的一個根本的文學觀念。

「水滸傳」上下七八百年的歷史便是這個觀念的具體的例證。（中略）不懂得明末流賊的大亂、便不懂得金聖歎的「水滸」見解何以那樣迂腐。不懂得明末清初的歷史、便不懂雁宕山樵的「水滸後傳」。不懂得嘉慶道光間的遍地匪亂、便不懂得俞仲華的「蕩寇志」。——這叫做歷史進化的文學觀念。

賞心居士「後水滸敘」云、嘗聞天之生才不偶、此非天之故斬其才、正天之所以珍重其才也。夫才之生也、不一其途。非必于閥閱之家、簪纓之胄、即文員武弁、山人墨客、野叟田夫、以至于吏胥僕隸、婦人女子、士農工賈、市井屠獵之輩、莫不有豪傑之士隱寄其中。故夫英雄之生、雖始而困頓郁抑、然其終必使之顯于當時、垂之竹帛、今天下之士後世之人、皆知有是人而堪爲天下後世勸懲者。從未有使之奄忽而終、以與芸生庶類同歸朽腐也。日者間閱「水滸」一書、見其榜曰第五才子、則與「三國志」諸書同列、而非野史稗官所可同日語也明矣。然自納款傾葵之後、尊卑列序之餘、竟怒然而止、杳不知其所終、是與天地珍重生才之心、豈不大相徑庭哉。夫以群焉蠭聚之衆、一旦而馳驅報國、滅寇安民、則雖始行不端、而能翻然悔悟、改弦易轍、以善其終、斯其志固可嘉、而其功誠不可泯。儻不表諸簡冊、以示將來、英雄之衷、未免有不白。爰續是帙於卷後、而附梓焉。使當日南征北討、蕩平海宇之助、赫赫在人耳目、則不獨群雄之志可伸、而是書亦有始有卒矣。豈不快哉。是爲序。乾隆壬子臘月、賞心居士叙于涤雲精舍。清光諸二十一年文宜書局「繪圖

蕩平四大寇傳」石印本、今據丁錫根編「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下卷（一九九六年、人民文學出版社）

文宜書局石印本の他に、上海申報館「續水滸征四寇全傳」排印本、民國十三年亞東圖書館「水滸續集」排印本がある。

申報館本は「雖」字の下に「其」字があるが、文宣本はなく「史略」の引用と符合する。しかし「以善其修」の「修」字は、文宣・申報両本とも「終」に作つていて一致しない。【水滸續集】本は百十五回本からの割裂のため胡適の考證はあるが、賞心居士の序は収録しない。

<sup>12</sup> 清初、以至蓋差爲佼佼者矣

四七一一

寫印本「大略」一二云、清初、有後水滸傳、明遺民雁宕山樵陳忱作、託名古宋遺民刊行。其書叙宋江既死、餘人尙爲宋禦金、然無功、混江龍李俊遂率衆浮海、王于暹羅、所以續郭本。嘉慶中、忽雷道人俞萬春又作蕩寇志、亦名結水滸、皆鋪叙「當年宋江並沒有受招安平方臘的話、只有被張叔夜擒拿正法一句話」之事、所以續金本且平反征四寇與後水滸者也。明嘉靖間有金瓶梅、取水滸中事爲種子、又有續集曰玉梨嬌、則已轉入人情小說、與草澤無關、或以爲皆王世貞作也。

陳忱「字遇心」の三字は改訂版で補われた。朱彝尊「明詩綜」八十に據るものである。「緣爲明末遺民」鉛印本「大略」には、「縁」字があるが、初版で刪られた。「〔兩浙輶軒錄〕補遺」「光緒嘉興府志」五十三は、鉛印本「大略」から第七版まで「〔俞樾「茶香室續鈔」十三引沈登瀛「南潯備志」〕」と作つていたのを訂正版で改めたが、これが誤りであることについては後文參照。「瑤民之變」の「瑤」字、鉛印本「大略」以来「猺」であったのを五七年版全集で改めた。最後の一句「蓋差爲佼佼者矣」は鉛印本「大略」では「蓋不失爲上選矣」に作る。

「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第四講云、但到明亡之後、外族勢力全盛了、幾箇遺民抱亡國之痛、便把流寇之痛苦忘却、又與強盜表起同情來。如明遺民陳忱、就托名雁宕山樵作了一部「後水滸傳」。他說、宋江死了以後、餘下的同志、尙爲宋禦金、後無功、李俊率衆浮海到暹羅做了國王。——這就是因爲國家爲外族所據、轉而與強盜又表情同情的意思。可是

到後來事過情遷、連種族之感都又忘掉了、于是道光年間就有俞萬春作「結水滸傳」、說山寇宋江等、一個個皆爲官兵所殺。他的文章、是漂亮的、描寫也不壞、但思想實在未免煞風景。

【史略】校記云、右中國小說史略二十八篇其一至第十五篇以去年十月中印訖已而于朱彝尊明詩綜卷八十知雁宕山樵陳忱字遐心胡適爲後水滸傳序考得其事尤衆（中略）惜得見在後不及增修（下略）

【小說舊聞鈔】水滸後傳云、【茶香室續鈔】十三、沈登瀛「南潯備志」云、陳雁宕忱、前民遺老、生平著述並佚、惟「後水滸」一書乃遊戲之作、託宋遺民刊行。按此書余曾見之、不知爲陳雁宕作也。（蔣瑞藻「小說考證」亦引。）【明詩綜】八十、陳忱字遐心、烏程人。（後略）

【魯迅】案清初有兩陳忱、一即雁宕山樵、字遐心、烏程人。一字用亶、秀水人、著《誠齋詩集》、《不出戶庭錄》、《讀史隨筆》、《同姓名錄》諸書、見「兩浙輶軒錄補遺」（二）及「光緒嘉興府志」（五十三秀水文苑）。清「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三子部小說家類存目）中有「讀史隨筆」六卷、提要云、國朝陳忱撰、忱字遐心、秀水人云云、乃誤合兩人爲一人也。近胡適作「水滸後傳序」、引汪曰楨「南潯鎮志」所記雁蕩山樵事跡及著作頗詳。汪志謂道光中范來庚所修。「南潯鎮志」亦云忱又有「讀史隨筆」、其誤與「四庫書目提要」正等。

魯迅のこの案語を見ても、現行「史略」の括弧の中は、もう一人の陳忱即ち秀水の陳忱用亶の史料であることが分る。訂正版での補訂に際して、胡適が「水滸續集兩種序」でなした考證の成果を取り入れようとして却つて秀水の陳忱の史料を勘ちがいして引いたのだと思われる。全集注が一言半句そのことに言及しないのは不審である。

胡適「水滸續集兩種序」二云、「水滸後傳」四十卷、原稱「古宋遺民著、雁宕山樵評」。俞樾據沈登瀛「南潯備志」、考定此書是雁宕山樵陳忱做的。今年承顧頡剛先生代我在汪曰楨「南潯鎮志」裡尋出許多關於陳忱的材料、竟使我可以

做陳忱的略傳了。

【南潯鎮志】卷十二、頁二十一上云、

陳忱、字遇心、號雁蕩山樵。其先自長興遷潯、閱數傳至忱。（【研志居瑣錄】）讀書晦藏、以賣卜自給。（【范志】）究心經史、稗編野乘無不貫穿。（【董志】）好作詩文、鄉薦紳咸推重之。惜貧老以終、詩文雜著俱散佚不傳。（【瑣錄】）

這部志的體裁最好、傳記材料俱注明出處。【研志居瑣錄】是苑穎通的、【董志】是乾隆五十一年董鑾鑑的【南潯鎮志】、【范志】是道光二十年的范來庚續修的。

在「著述」一門裡、有

陳忱

【雁宕雜著】（佚）

【雁宕詩集】二卷（未見）

汪氏注云、

按「范志」、忱又有「讀史隨筆」。攷……順治中、秀水又有一陳忱、字用賣、甲午副貢、著「誠齋詩集」、「不出戶庭錄」、「讀史隨筆」、「同姓名錄」諸書。……「范志」因以致誤。……

【中國人名大辭典】一〇七二頁上說、

陳忱、清秀水人、字遇心、有「讀書隨筆」。

這也是把南潯的陳忱和秀水陳忱混作一個人了。

【汪志】卷三十、頁十七、又云、

尋人所撰、……彈詞則有陳忱「續廿一史彈詞」、曲本則有陳忱「癡世界」、……演義則有……陳忱「後水滸」。此類舊志不免闖入、今悉不載。

據此看來、陳忱做的通俗文學頗不少、可惜現在只剩這部「後水滸」了、「後水滸」開篇有趙宋一代史事的長歌一首、還可以考見他的「二十一史」彈詞的一部分。

「汪志」卷三十五、爲「志餘」、也有幾段關於他的話、

〔「南潯備志」〕陳雁宕忱、前明遺老、韓純玉「近詩兼逸集」以「身名俱隱」稱之。生平著述並佚。惟「後水滸」一書、乃遊戲之作、托宋遺民刊行。

這就是俞樾所根據的話。「後水滸」絕不是「遊戲之作」、而是很沈痛地寄託他亡國之思、種族之感的書。當時禁網很密、此種書不能不借「古宋遺民」的名字。今本「水滸後傳」裡還有幾處可以看見著者有意託古的痕跡。第一是雁宕山樵的序末尾寫「萬曆戊申秋杪」。萬曆戊申（一六〇八）在明亡之前三十五年。這明明是有意遮掩亡國之痛的。第二、是原書有「論略」六十多條、末云、「遺民不知何許人。以時考之、當去施羅之世未遠、或與之同時、不相爲下、亦未可知。元人以填詞小說爲事、當時風氣如此。」這竟是把此書的著作人硬裝在元朝去了。第三、「論略」末又云、「此藁近三百、年無一知者。聞向藏括蒼民家、又遭偷父改竄、幾不可句讀。余嘗重價、久而得之。……」著者本是湖州南潯人、既自稱雁宕山樵、又把此書的來源推到「括蒼民間」去、使人不可捉摸。我們看他這樣有心避禍、更可以明白他著書的本旨了。（下略）十一、十二、二十。

「水滸後傳」的近刊には民國十三年亞東圖書館「水滸續集」本の他に、一九五五年寶文堂書店版、一九五九年中華書局版（申報館本を底本とする。一九八一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一九八一年山東人民出版社版等がある。

「蕩寇志」結子云、仲華又曰、那梁山上一百八個好漢、便是如此了結、正應了那年盧俊義之夢。在下聽得施耐庵金聖歎兩先生都是這般說、并沒有甚麼宋江受了招安、替朝庭出力、征討方臘、生爲忠臣、死爲正神的話。也并沒有甚麼混江龍李俊投奔海外、做暹羅王的話。這部是那些不長進的小廝們、生就一副強盜性格、看着那一百單八個好漢十分姦淫、十分很熱、也要學樣也去做他、怎奈清平世界、王法森嚴、又不容他做、没法消遣、所以想到那強盜當日的威風、思量強盜日後的便宜、又望朝庭來陪他的不是、一相情願、嚼出這番舌來。在下又聽得一位高明先生說、那一百單八個好漢、并非個個都是光棍、人人沒有後代、當時未必殺戮得盡。傳到日後、子孫知他祖宗正刑之苦、所以編出這一番話來、替他祖宗爭光輝、替他祖宗出惡氣、也未見得。這話也在情理上。看官、在下的蕩寇志七十卷、結子一回、都說完了。

(下略) 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小說史料叢書本

俞龍光「識語」云、龍光謹按、道光辛卯壬辰間、粵東猺民之變、先君隨先大父任、負羽從戎。緣先君子素嫻弓馬、有命中技、遂以功獲議叙。已而歸越、以岐黃術遨游于西湖間。歲壬寅、海疆戒嚴、又獻策軍門、備陳戰、守器械、見賞於劉玉坡撫軍。晚歸玄門、兼修淨業。己酉春王正月、無疾而逝。著有「騎射論」「火器攷」「戚南塘紀効新書釋」「醫學辨症」「淨土事相」皆屬稿而未鐫。而尤有卷帙繁重者、則蕩寇志是。蕩寇志所以結水滸傳者也。感兆於嘉慶之丙寅草創、於道光丙戌迄丁未、寒暑凡二十、始竟其緒、未遑修飾而歿。龍光賦性鈍拙、曷克纂修。惟憶先君子素與金門范先生循伯邵先生最友善。是書之作也、曾經兩先生評讐、當其朝夕過從一庭議論、所有傳中餘緒以及應行修潤之處、龍光亦竊聞之。遂不揣謬陋、手校三易月。惟以不背先君本意而止。書成郵寄金陵、請質於午橋徐君。徐君爲父執中最肫摯、慇懃付梓、并慨然出資以成之。嗟乎、耐菴之筆、深而曲、不善讀者輒誤解。而復壞於羅貫中之續貂、誠恐盜言孔甘、亂是用彰矣。蓋先君子遺意、雖以小說稗官爲遊戲、而於世道人心、亦大有關係、故有是作。然非范邵兩先生不克

竟其成、非午橋徐君不能壽諸梨棗也。是書之原委有如此云爾。咸豐元年辛亥夏五月辛丑望 男龍光謹識。同上

胡適「水滸傳考證」五、承<sup>11</sup>所引云、換句話說、金聖歎對於「水滸傳」的見解、與做「蕩寇志」的俞仲華對於「水滸傳」的見解是很相同的。俞仲華生當嘉慶道光的時代、洪秀全雖未起來、盜賊已遍地皆是、故他認定「既是忠義便不做強盜、既做强盜必不算忠義」的宗旨、做成他的「結水滸傳」、——即「蕩寇志」——要使「天下後世深明盜賊忠義之辨、絲毫不容假借！」（看「蕩寇志」諸序。俞仲華死於道光己酉。明年洪秀全起事。）俞仲華的父兄都經過匪亂、故他有「熟知羅貫中之害至於此極耶」的話。他極佩服聖歎、尊爲「聖歎先生」、其實這都是因爲遭際有相同處的緣故。

【魯迅藏書目錄】子部小說家類云、蕩寇志 七十回 楔子一回 清俞萬春著 清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刻本 玉屏山館藏版 二十冊 冠象

近刊に咸豐三年初刻本を底本にした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小說史料叢書本二冊がある。

<sup>13</sup> 此外講史之屬、以至而講史之病亦在此

一四六十八

寫印本「大略」一〇章末云、南宋亡、雜劇消歇、說話遂不復行、然話本蓋頗有存者、後人目染、傍以爲書、雖已非口談。而猶存囊體。講史者流有東周列國兩漢三國演義等、小說者流有今古奇觀龍圖公案等、而世間不復嚴別、第以小說爲共名。

寫印本「大略」一二「明之歷史的神異小說」附記云、歷史演義之作、宋元以來至今不絕、清人于開闢至明季之事、多有演述。これ以下の記述は鉛印本「大略」では第十四篇の末、初版以降第七版までは第十五篇末に、つまり「平妖傳」の後に置かれていたもので、訂正版ではじめて「蕩寇志」の後に移された。「此外講史之屬、爲數尚多」は「餘人所作講史、種類尤多」を作り、その後の作品の列舉は「明已有荒古（周游「開闢演義」）、東西周（「東周列國志」「西周志」「四

友傳」、兩漢（前漢演義」「後漢演義」）兩晉（西晉演義」「東晉演義」）、兩唐（說唐前傳」「說唐後傳」）、兩宋（北宋志傳」「南宋志傳」）諸史事平話、清以來亦不絕、且或總攬全史（二十四史通俗演義）、或訂補舊文（兩漢兩晉隋唐等）。」に作り、訂正版で現行の如く訂正された。但し「西周志」の「志」字を訂正版は脱したが、五七版全集で補われた。鉛印本「大略」には「本以美之」の上に「七」という衍字がある。

蔡昇「東周列國志讀法」云、教子弟讀書、常苦大是難事。其生來便肯鑽研攻苦、津津不倦者、是天分本高、與學問有緣。這種人千百中只好一二、其餘都是便不肯讀書的了。便若是教他讀論道論學之書、便苦扞格不入。至於稗官小說、便沒有不喜去看的了。但稗官小說雖好煞、畢竟也有不妥當處、蓋其可驚可喜之事、文人只圖筆下快意、於子弟便有大段壞他性靈處。我今所評列國志、若說是正經書、却畢竟是小說樣子、子弟也喜去看、不至扞格不入、但要說他是小說、他却件件都從經傳上來、子弟讀了、便如把一部春秋左傳國語國策都讀熟了、豈非快事。有人來說、列國志也不是全美之書、不可轍與子弟讀。試問其故。則曰、其中夾有許多驕奢淫佚喪心蔑理之事、恐子弟看了、引他邪心。此真三家村中冬烘先生之見、否則假道學及小兒強作解事者也。夫聖人之書、善惡并存、但取善足以爲勸、惡足以爲戒而已。他本小說於善惡之際、往往不甚分明。其下者則更誦張淫媒、誇美奸豪。此則金生所謂其人可誅、其書可燒、斷斷不可使子弟得讀者也。若列國志之善惡報施、皆一本於古經書、眞所謂善足以爲勸、惡以爲戒者、又何嫌於驕奢淫佚喪心蔑理也哉。宣統元年上洋鴻寶石印本

周游「開闢演義」「開闢衍繹通俗志傳」六卷八十回。舊刊本については「孫目」および「大塚目」等參照、以下同。  
鍾惺「開闢唐虞傳」「盤古至唐虞傳」二卷十四則（大塚目云一卷七則）明無名氏撰。題「景陵鐘惺景伯父編輯」「古吳馮夢龍猶龍父鑒定」。有鍾惺序云々（以上「孫目」）。

鍾惺「有夏志傳」「有夏誌傳」四卷十九則 明無名氏撰。題「景陵鍾惺景伯父編輯」「古吳馮夢龍猶龍父鑒定」。首鍾惺序。(孫目)

【東周列國志】一百八回 清蔡纂刪改評點。近刊に一九七九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版(但し序跋を刪る)、一九八六年中國書店景印點石齋本。

【西周志】未詳。黃摩西「小說小話」云、「西周志」，鋪張昭王南征、穆王見西王母及平徐偃王事。較「列國志」稍有變化、而語多不根。」(小說林)第一卷)

【四友傳】「鬼谷四友志」三卷 題「東泖楊景淳澹游父評輯」。一名「孫龐演義七國志全傳」。

袁宏道評「兩漢演義傳」 「全漢志傳」又名「東西漢通俗演義」清覆明三台館本、劍嘯閣本 首袁宏道序。(見朱一玄編「明清小說資料選編」一二頁、丁錫根編「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中八八二頁。)

【西晉演義】「東晉演義」 「東西晉演義」西晉四卷東晉八卷 明無名氏撰。題「株陵陳氏尺蠖齋評釋」、「繡谷周氏大業堂校梓。首雉衡山人序(即楊爾曾)。魯迅故居有清光緒二十二年上海石印本。(孫目)

按するに或は此れ「魯迅藏書目錄」に言う所の「三國演義續編 十二卷 清不著撰人名氏 清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上海煙霞山人石印本 六冊 冠象 包書紙有魯迅墨筆題字「三國演義續編六本廣州市買來」と同一の書だろうか。一九二七年廣州滯在中の日記にも書帳に出ないが、廣州で購つたものであるから「史略」の記述とは直接の關係はない。しかもこの書については鉛印本以來變更はない。近刊に明末世榮堂刊本を景印した民國六年、國立中央圖書館刊行、十二卷五十四本がある。また一九九一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國古典小說研究資料叢書本は清刊「東西兩晉全志」八卷を底本としたものである。

熊鍾谷「唐書演義」「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八卷八十九節。近刊に楊氏清江堂刊本に據る一九九七年春風文藝出版社排印本（中國古代珍稀本小說續第十四）がある。

尺蠖齋評釋「兩宋志傳」各卷五十回、明唐氏世德堂刊、陳氏尺蠖齋評釋本。不知其全書總名。書題「姑孰陳氏尺蠖齋評釋」「繡谷唐氏世德堂校訂」。（孫目）近刊に三台館本に據る一九九五年巴蜀書社（明代小說輯刊第二輯第一）排印二十卷五十回本「南北兩宋志傳」がある。

「二十四史通俗演義」「綱鑑通俗演義」二十六卷四十四回。清呂撫撰。撫作書時、並無二十四史。其書本名「綱鑑演義」。傳本作「二十四史演義」者、乃後來追改。（孫目）

<sup>14</sup> 至于叙一時故事、以至今不復道

鉛印本「大略」より第七版まで「或、數人者」「或」字を「若」に作り、「皇明英烈傳」の「皇明」を闕き、「宋武穆王演義」、熊大本編、有「岳王傳演義」、余應鰲編の二書を闕き、從つて「又」「皆」の兩字を闕く。しかし「鄒元標編」は「吉水鄒元標編次」に作る。なお正しくは「熊大木」を「史略」は訂正版以來「熊大本」と誤っている。

吳自牧「夢梁錄」二〇小說講經史云、講史書者、謂講說通鑑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戰爭之事、有戴書生・周進士・張小娘子・邱機山・徐宣教。又有王六大夫、元繫御前供話、爲幕士請給、講諸史俱通、于咸淳年間、敷衍「復華篇」及「中興名將傳」、聽者紛紛。蓋講得字真不俗、記問淵源甚廣耳。（一九八〇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本）

「皇明英烈傳」一名「雲合奇蹤」八十回 題「徐渭文長甫編」、當係依託。（孫目）

近刊には一九五五年四聯出版社趙景深杜浩銘校注本（同年上海文化出版社、五九年中華書局、八一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掃葉山房本、「新刻玉茗堂英烈全傳」本）、一九八一年成都古籍書局景印本（「京本雲合奇蹤玉茗英烈全

傳」、同年豫章書社本等がある。

【真英烈傳】 未詳。黃摩西「小說小話」云、「真英烈傳」、似因反對前書而作。開國諸將中、于郭英多所痛詆、而盛叙傅友德、胡德濟（即平話中之王于）、邵榮（即平話中之蔣忠）功業。平川之役、特表萬勝、而所謂飛天將、鐵甲將者、亦多有來歷、勝前書多矣。（今日說平話者、當即以此爲藍本。）又此書中謂沐黔國爲高后私生子、而懿文與永樂皆蓄養于中宮者。永樂爲庚申君遺腹、其母冕妃、藍玉北征時俘獲、太祖納諸宮中、而玉曾染指焉。故玉之禍、不僅爲長樂之功狗、且因于長信之奇貨也。以上散見于明人野史中。而冕妃一事、張岱「陶庵夢憶」、劉獻廷「廣陽雜記」中皆載之、未必盡委巷之談也。（「小說林」第一卷）

熊大木編「宋武穆王演義」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八卷八十則 明熊大木撰。題「鰲峯熊大木編輯」。今所見明人演宋中興事者、以此書爲最早。（「孫目」）近刊に天德堂刊本に據る一九九五年巴蜀書社（明代小說輯刊第二輯第二）排印本、內閣文庫藏本に據る一九九七年春風文藝出版社（中國古代珍稀小說續第四）排印本がある。

余應鰲編「岳王傳演義」 大宋中興岳王傳 八卷 「孫目」云、「大宋中興通俗演義」有萬曆間余氏三台館刊本、改題「余應鰲編」。書名「大宋中興岳王傳」。又云、題「紅雪山人余應鰲編次」、實即熊大木所編。

鄒元標編「精忠全傳」 岳武穆王精忠傳 六卷六十八回 「孫目」云、明無名氏編。題「鄒元標編訂」。此書即熊大木本刪節歸併。回目用偶語、省略處不甚合理、按語論斷均刪去、當係假託。

孫氏の語によれば以上の二書は刪るべきである。

【說岳全傳】 「孫目」云、二十卷八十四回 清錢彩撰。題「仁和錢彩錦文氏編次」、「永福金豐大有氏增訂」。首金豐序。以岳飛爲大鵬臨凡、秦檜爲女土蝠轉生、始見於此書。此書清乾隆間曾查禁、見「禁書總目」。近刊に一九五

五年古典文學出版社據同治九年刊本排印本があり、その後一九五八年中華書局版、一九七九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一九七九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等みな古典文學出版社本に據る。

呂熊  
「女仙外史」一百回

「小說舊開鈔」「女仙外史」引「通俗編」云、「明史」成祖紀、永樂十八年二月、蒲臺妖婦唐賽兒作亂、安遠侯柳升帥師討之、三月辛巳、敗賊於卸石、賽兒逸去。甲申、山東都指揮僉事衛青敗賊於安邱、指揮王真敗賊於諸城、獻俘京師。按雜說、唐賽兒夫死、祭墓徑山麓、見石罅露出石匣、發視得妖書、取以究習、遂得通諸術。削髮爲尼、以其教施於村里、凡衣食財物、隨須以術運至。細民翕然從之、漸至數萬。官軍不能獲。朝命集數路擊之、屢戰、殺傷甚衆。既而捕得、將伏法、刃不能入。不得已、復下獄、三木被體、鐵組繫足、俄皆自解脫、竟遁去、不知所終。好事者演其事、謂之「女仙外史」。蔣氏「小說考證」亦略引。

案「野獲編」（二十九）所載、與此所謂雜說者頗不同。其文云、永樂十八年、山東魚臺縣妖婦唐賽兒、本縣民林三妻、少誦佛經、自號佛母、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能剪紙爲人馬相關、往來益都諸城安邱莒州卽墨壽光諸州縣、擁衆先據益都。指揮高鳳等討之、俱陷沒。上命使馳驛招撫之、不報、乃遣總兵安遠侯柳升等討之、賊衆敗去。餘黨漸歸至京師、而賊首不得。上以賽兒久稽大刑、慮削髮爲尼、或遁女道士中、命北京山東境內尼及女道士悉逮至京師面訊。既又命在外有司、凡軍民婦女出家爲尼及道姑者、悉送之京師、而賽兒終不獲。一云、賽兒至故夫林三墓所、發土得一石匣、中有兵書寶劍。賽兒秘之、因以叛、後終逸去、蓋神人所祐助云。

又引「茶香室叢鈔」十七云、國朝劉廷璣「在園雜誌」云、吳人呂文兆性情孤冷、舉止怪僻。所衍「女仙外史」一百回、亦荒誕、而平生學問心事、皆寄託於此。按「女仙外史」一書、余在京師會見之、不知爲呂文兆所作也。蔣

氏「小說考證」亦引。

案本書有陳奕禧序、劉廷璣品題及作者序跋、可略知呂熊事跡及成書年代、今最錄之。逸田叟呂熊字文兆、文章經濟、精奧卓拔、奇士也。其生平著述、如「詩經六藝辨」、「明史斷」、「續廣輿志」、發明三唐六義、並詩古文諸稿幾數百卷（陳序）。康熙四十年、劉廷璣之任江西學使、八月望維舟龍遊、熊從玉山來見、云將作「女仙外史」。四十一年、熊客于江西學使署。四十二年廷璣落職。冬、旅于清江浦。次年、熊自南來、云「外史」已成（品題）。其自序當爲此時作、自稱古稀、則生于明末或清初也。四十七年、陳奕禧補江西南安守、遇熊于淮南、延之修郡乘。熊以「外史」示之、請序（陣序）。五十年、遂梓行（自跋）。

近刊には一九八五年百花文藝出版社明清小說史料叢書本（據鈞璜軒本）、同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本、又同年齊魯書社本、一九九一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等がある。百花・上海古籍兩本は舊序跋を附録する。

「櫬机閑評」 五十卷五十回附總論一卷（孫目）。黃摩西「小說小話」云、「櫬机閑評」、魏忠賢之外史也、亦有奇偉可喜處。唯以傅應星爲忠賢所生、且極口推崇之、不知其命意所在。今坊間翻刻、易其名曰「明珠緣」。（小說林）

第一卷）近刊に一九八一年成都古籍書店影印本、一九八三年人民出版社中國小說史料叢書本がある。

「征東征西全傳」 こうした書名のものは一部の書として知られていない。主要登場人物が一家の者であることから二本を一つにまとめたのだろう。全集注は「征東」を「說唐後傳」五十五回とし、「征西」を「征西說唐三傳」十卷八十八回とする。前者はそうだと思われるが、後者は同じ主題を扱つたものに「征西演義全傳」六卷四十回、「反唐演義傳」がある。特に「反唐演義傳」について「孫目」は言う。「反唐演義傳」一名武則天改唐演義。嘉慶丙子本改題異說南唐演義。後來坊本又有題大唐中興演義傳者。存。瑞文堂刊大字本。板心上題「反唐全傳」。一百四十回。嘉慶丙

子重刊本、十卷一百回、係節本。魯迅故居藏十卷百回本。像十二葉。正文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八字。序署「如蓮居士題於似菊別墅」、無年月。有魯迅先生夾簽題識云、「三和堂版本、首葉作“反唐女媧鏡全傳”、兩旁夾寫“內附鳳嬌投水”“徐孝德下山”。序末作“時乾隆癸酉仲冬之月如蓮居士錄于似山居中”。每卷第一行皆作“新刻異說反唐演義傳”。清無名氏撰。題「姑蘇如蓮居士編輯」。首乾隆癸酉（十八年）如蓮居士序。演薛剛薛強事、以睿宗復辟結。」「魯迅藏書目錄」に「新刻異說南唐演義全傳 十卷一百回 清如蓮居士編 刻本 六冊（第一冊書名頁前夾白紙一張上有魯迅墨筆題識）」と言うのがそれに當たる。「征西全傳」が直接この書を指した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が、その一本として關わりはある。なお「征西說唐三傳」の近刊には芥子園本による一九八七年寶文堂書店排印本「說唐三傳」がある。

【楊家將全傳】　【楊家通俗演義】　八卷五十八則 明無名氏撰。題「秦淮墨客校閱」「煙波釣叟參訂」。首萬曆丙午秦淮墨客序。據章、秦淮墨客爲紀振倫、字春華。（孫目）

近刊には民國六十年國立中央圖書館用萬曆丙午天德堂刊本景印本、一九八〇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據嘉業堂藏萬曆刻本排印本、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嘉慶刊本排印本、湖南人民出版社本、寶文堂書店據清啓元堂「北宋志傳」本排印本、一九八一年豫章書社本、同年北京出版社據萬曆丙午本排印本、一九九五年巴蜀書社據萬曆三十四年刊本排印本等がある。

【五虎平西平南傳】　【五虎平西前傳】　十四卷一百十二回、【五虎平南後傳】　六卷四十二回。ともに清無名氏撰。實際の刊行では合刊されたり、組みになつて刊行されたりしているので一部にまとめたのだろう。